

黄光军

龙行洞口

洞口傍水而生，水是活龙，所以洞口以龙为名的地方很多。

平溪江由怀化流入洞口的地方叫江口，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，山高林密，水浅沟深，乱石累累遍布江上，时有巨石如房似屋，横亘江中，江水为之一塞。水行如利刃，切山成深沟，沿江有国道，驾车沿道行，但见水汽氤氲，惟闻流水潺潺，树梢树尖尽落于脚下。人在车中坐，虽有江而目不能见，行于云起处，走在树尖上，恍然如梦。

江流数十里，有两山相对耸立，犹如两扇大门，要把江水关在山里，水流咆哮，冲开一道缺口，于缺口之下形成一道深潭，此处叫洞口塘，也是洞口地名的由来。

洞口塘以下，便到了洞口县城了，县城有三座桥架于平溪江上。一桥最早，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，二桥三桥都是最近二十年间才建的新桥。一桥在中间，三桥在上游，二桥在下游，在一桥三桥之间有个洲，叫伏龙洲，一桥二桥之间也有个洲，叫回龙洲。三桥夹两洲，有龙伏于洲，有龙回于洲。

伏龙洲现在光秃秃的没有人家，唯一残留建筑是肖氏宗祠，雕梁画栋，飞檐走壁，很是气派。前些年伏龙洲被改造成了公园，建了风雨桥，游廊花道，环洲小径，绿植鲜花，四时相宜，成了人民消闲散步的好去处。

在一桥建成前，伏龙洲是连接两岸的要道，房屋林立，人烟稠密，商贾云集，是彼时洞口第一等繁华的地方。大桥建成后，失去了交通枢纽的地位，伏龙洲便渐渐衰退了。1986年大洪水把洲上仅存的房屋一排排连根拔起，老街被洪水冲得七零八落，从此人们便搬离此地，再无人在洲上定居。只留下肖氏宗祠还在这里默默地守护，诉说着数百年来荣光。

伏龙洲曾经很繁华，但却很小，而回龙洲比它大得多。从一桥看过去，回龙洲郁郁葱葱像艘军舰驻立在水中央。

洞口最著名的地标应该是文昌塔了。文昌塔是座七层宝塔，依江而立，与回龙洲隔水相望，塔尖高耸，直插云霄，蓝天白云，碧水绿洲。洞口人民以塔为笔，以水为墨，回龙洲为砚，天空为纸，浓墨重彩写下了文昌两字。文昌塔下是洞口一中，文风鼎盛，每年都有考取清华北大的学子，果然应了文昌的吉言。

回龙洲以树闻名，洲上树木林立，苍翠欲滴，这里的树又大、又老、又多。四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回龙洲时就被震撼到了，现在虽然没有那么多老树大树了，但依然很可观。有些树高可入云，数人牵手抱不过来，老树中空，空心处可容人钻入其中躲雨。夏日炎炎似火烧，一入洲中则凉风习习，蝉鸣蝴蝶飞，鸟语鲜花香。

顺流而下，过了二桥不远，到了龙山街，现在叫龙山社区，又下，则到了竹市的龙潭村。再下，江边有金龙山，山下有金龙村。平溪流到石江镇，石江还有个青龙村。

其它离水而居的龙可就更多了，数不胜数。花园有龙头村，山门有龙池村，花古有正龙村。早龙和水龙，龙龙相生，地龙和天龙，群龙起舞。

龙在洞口，潜龙勿用。龙出洞口，飞龙在天。

在方言里寻找故乡

李 晓

在不少作家的写作里，方言成为他们文字流淌的不竭源泉。鲁迅的绍兴话，老舍的北京腔，莫言的山东话味道，贾平凹的陕西话特色，苏童的江南吴侬软语……在这些文学创作的语言大师里，读者通过深阅读抵达到他们可以清晰指认的故乡。

一个地方的方言，它紧紧系缚于血脉故土的脐带之上，承载着这个地方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。在这个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的时代，方言生存的空间，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中消逝与逃避。

我们还有必要挽留方言吗，或者，面对激流涌荡的大河，对窃窃私语的方言打上一个告别的手势。

我认识几个温州友人，他们在我这座城市，已生活了多年，和我的交流，能娴熟地运用本地土语了，只有他们那些老乡聚在一起时才说温州话。我发现，当他们说着温州方言时，整个表情都容光焕发了。温州方言难懂，语速特快，如听鸟鸣。在地道的温州话里，却充满了庄重虔诚的古意，比如，温州人把筷子仍称为箸，热水称为汤，去年称为旧年，明天是明朝，勺子叫调羹，早饭是天光，午饭是日昼，一格一格普照着古老中国农历24节气里的阳光，滴答着温润诗意的雨水。

在中国人的7大方言里，构成了我们母语的谱系源流。寻找我们精神深处的一个故乡，或许可以通过方言

的寻找倾听，让漂泊的灵魂安然落地栖息。

一个城市的生长，也如树一样，枝丫上栖息着南来北往的人，人在树上栖息久了，就形成了城市之树的年轮。城市之树上的人，众多鸟儿的啁啾，让一个林子，才那么婉转动听。

蔓延的方言，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。方言，也是血液，在一个城市的血管里奔突、融合。方言顽强地在城市里得以流传，似乎也让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大，这也是一个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。

“你克(去)哪儿啊?”有天我去店铺里打酱油来蒸鱼，路上遇到了来自湖北的老陶，他这样热情地同我打着招呼。我说：“陶哥，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鱼吧。”老陶中午真到我家来吃鱼了，他带来了家里一瓶存放了20多年的老酒，打开瓶盖时，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酒香。和陶哥交往了很多年，每当他对我聊着聊着就脱口而出几句湖北方言时，我总是会心一笑。老陶觉得我懂他，尊重他，他把我当兄弟看待了。像老陶这样说着故土方言的异乡人，他们心里有两个故乡横卧着，一个在灵魂里植根，一个在血脉中生长。

一个城市的方言，会让这个城市更具家常的人情味儿。我去西北一个城市出差，一家宾馆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后，朝我激动地扑过来相认，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乡，他免了我几天的房费，还带我去吃美食赏美景。临别

时，他只对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去他老家村子里，帮他邮寄一包庄稼地里的泥巴。我照办了，把泥巴邮寄去，他用这泥巴在家里阳台上做了一个盆景，他用手机视频发给我看了，盆景里郁郁葱葱的植物，是老家的土孕育出来的。

我认识的一个教授撰文疾呼，延伸到天际线的高楼，快把方言逼到濒临“死亡”的边缘了。教授说，他害怕跟孙子提自己老家的事情了，老家的方言，已经和他的孙辈们，在都市里隔离开了一个无法跨越的栅栏。他还这样发问：“一个没有了方言的城市，是幸还是不幸?”教授的发问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：方言，真需要抢救，还是让它安乐死?不过大多数声音是，一个没有方言滋养的城市，语言是没有生气的，干瘪的，苍白的，方言的消失，也是一些文化的消失。因为众多乡音聚集起来的都市，才是一个城市浩荡的气流，沸腾的人间烟火。

在各种方言传来的动人韵律中，层层叠叠的历史发出迷人的回响，在这些声音的流淌中，为我们伟大的母语，赐予河流万古流长的情意与博大，也浮动着祖先们丰富的灵魂、慈祥的面容。



涧水诗韵

朱巨滨 摄

遗失声明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838947461

邵阳市广播电视台记者肖冰冰(身份证号:430526198901020015),不慎将本人记者证遗失,记者证号:G3318006661736,声明作废。

李斌

在时光幽僻的小巷
日子似老墙斑驳,层层叠加
我静立于此
眸光凝如深潭,盛着
往昔,岁月是从未干涸的水墨画

尘世是喧嚣的海
疾风如命运的手,肆意翻拨
卷走笑语,扯碎了

思念成沙

一地晚霞
独留我,在荒芜的岸边守着残塔

眸中旧影
原是心上繁花
绽放于暖春,凋谢在霜华

每当念起,纷飞如沙
思念如沙,漫过记忆的堤坝
模糊了相约的盛夏,掩埋那
曾并肩的步伐
在寂静里,硌疼了心事的卦

我试图攥紧,沙却漏下
从指缝间溜走牵挂
看它在风里飘洒,似我那
追不回的梦话
于岁月长巷,铺就一路怅惘的纱